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儒林外史  
第十九回 匡超人幸得良朋 潘自業橫遭禍事

話說匡超人睡在樓上，聽見有客來拜，慌忙穿衣起來下樓，見一個人坐在樓下，頭戴吏巾，身穿元緞直裰，腳下蝦蟆頭厚底皂靴，黃鬍子，高顴骨，黃黑面皮，一雙直眼。那人見匡超人下來，便問道：「此位是匡二相公麼？」匡超人道：「賤姓匡。請問尊客貴姓？」那人道：「在下姓潘；前日看見家兄書子，說你二相公來省。」匡超人道：「原來就是潘三哥。」慌忙作揖行禮，請到樓上坐下。潘三道：「那日二相公賜顧，我不在家。前日返舍，看見家兄的書信，極贊二相公為人聰明，又行過多少好事，著實可敬。」匡超人道：「小弟來省，特地投奔三哥，不想公出。今日會見，歡喜之極。」說罷，自己下去拿茶；又託書店買了兩盤點心，拿上樓來。潘三正在那裏看斗方，看見點心到了，說道：「哎呀！這做甚麼？」接茶在手，指著壁上道：「二相公，你到省裏來，和這些人相與做甚麼？」匡超人問是怎的。潘三道：「這一班人是有名的馱子。這姓景的開頭巾店，本來有兩千銀子的本錢，一頓詩做的精光。他每日在店裏，手裏拿著一個刷子刷頭巾，口裏還哼的是『清明時節雨紛紛』，把那買頭巾的和店鄰看了都笑。而今折了本錢，只借這做詩為由，遇著人就借銀子，人聽見他都怕。那一個姓支的是鹽務裏一個巡商。我來家在衙門裏聽見說，不多幾日，他喫醉了，在街上吟詩，被府裏二太爺一條鏈子鎖去，把巡商都革了，將來只好窮的淌屎！二相公，你在客邊要做些有想頭的事，這樣人同他混纏做甚麼？」當下喫了兩個點心，便丟下，說道：「這點心喫他做甚麼，我和你到街上去喫飯。」叫匡超人鎖了門，同到街上司門口一個飯店裏。潘三叫切一只整鴨膾，一賣海參雜膾，又是一大盤白肉，都拿上來。飯店裏見是潘三爺，屁滾尿流，鴨和肉都撿上好的極肥的切來；海參雜膾，加味用作料。兩人先斟兩壺酒。酒罷用飯，剩下的就給了店裏人。出來也不算帳，只吩咐得一聲：「是我的。」那店主人忙拱手道：「三爺請便，小店知道。」走出店門，潘三道：「二相公，你而今往那去？」匡超人道：「正要三哥府上。」潘三道：「也罷，到我家去坐坐。」同著一直走到一個巷內，一帶青牆，兩扇半截板門，又是兩扇重門。進到廳上，一夥人在那裏圍著一張桌子賭錢。潘三罵道：「你這一班狗才！無事便在我這裏胡鬧！」眾人道：「知道三老爹到家幾日了，送幾個頭錢來與老爹接風。」潘三道：「我那裏要你甚麼頭錢接風！」又道：「也罷，我有個朋友在此，你們弄出幾個錢來熱鬧熱鬧。」匡超人要同他施禮。他攔住道：「方纔見過罷了，又作揖怎的？你且坐著。」當下走了進去，拿出兩千錢來，向眾人說道：「兄弟們，這個是匡二相公的兩千錢，放與你們。今日打的頭錢都是他的。」向匡超人道：「二相公，你在此坐著，看著這一個管子。這管子滿了，你就倒出來收了，讓他們再去。」便拉一把椅子，叫匡超人坐著。他也在傍邊看。

看了一會，外邊走進一個人來請潘三爺說話。潘三出去看時，原來是開賭場的王老六。潘三道：「老六，久不見你！尋我怎的？」老六道：「請三爺在外邊說話。」潘三同他走了出來，一個僻靜茶室裏坐下。王老六道：「如今有一件事，可以發個小財，一徑來和三爺商議。」潘三問是何事。老六道：「昨日錢塘縣衙門裏快手拿著一班光棍在茅家鋪輪姦，姦的是樂清縣大戶人家逃出來的一個使女，叫做荷花。這班光棍姦得好，被快手拾著了，來報了官。縣裏王太爺把光棍每人打幾十板子放了，出了差，將這荷花解回樂清去。我這鄉下有個財主，姓胡，他看上了這個丫頭，商量若想個方法瞞的下這個丫頭來，情願出幾百銀子買他。這事可有個主意？」潘三道：「差人是那個？」王老六道：「是黃球。」潘三道：「黃球可曾自己解去？」王老六道：「不曾去，是兩個副差去的。」潘三道：「幾時去的？」王老六道：「去了一日了。」潘三道：「黃球可知道胡家這事？」王老六道：「怎麼不知道；他也想在這裏面發幾個錢的財，只是沒有方法。」潘三道：「這也不難，你去約黃球來當面商議，」那人應諾去了。

潘三獨自坐著喫茶，只見又是一個人，慌慌張張的走了進來，說道：「三老爹！我那裏不尋你！原來獨自坐在此裏喫茶！」潘三道：「你尋我做甚麼？」那人道：「這離城四十里外，有個鄉裏人施美卿賣弟媳婦與黃祥甫，銀子都兌了，弟媳婦要守節，不肯嫁。施美卿同媒人商議著要搶，媒人說：『我不認得你家弟媳婦，你須是說出個記認。』施美卿說：『每日清早上是我弟媳婦出來屋後抱柴。你明日眾人伏在那裏，遇著就搶罷了。』眾人依計而行，到第二日搶了家去。不想那一日早，弟媳婦不曾出來，是他乃眷抱柴，眾人就搶了去。隔著三四十里路，已是睡了一晚。施美卿來要討他的老婆，這裏不肯。施美卿告了狀。如今那邊要訴，卻因講親的時節，不曾寫個婚書，沒有憑據；而今要寫一個，鄉裏人不在行，來同老爹商議。還有這衙門裏事，都託老爹料理，有幾兩銀子送作使費。」潘三道：「這是甚麼要緊的事，也這般大驚小怪！你且坐著，我等黃頭說話哩。」

須臾，王老六同黃球來到。黃球見了那人道：「原來郝老二也在這裏。」潘三道：「不相干，他是說別的話。」因同黃球另在一張桌子上坐下。王老六同郝老二又在一桌。黃球道：「方纔這件事，三老爹是怎麼施為？」潘三道：「他出多少銀子？」黃球道：「胡家說，只要得這丫頭荷花，他連使費一總乾淨，出二百兩銀子。」潘三道：「你想賺他多少？」黃球道：「只要三老爹把這事辦的妥當，我是好處多寡分幾兩銀子罷了；難道我還同你老人家爭？」潘三道：「既如此，罷了。我家現住著一位樂清縣的相公。他和樂清縣的太爺最好，我託他去人情上弄一張回批來，只說荷花已經解到，交與本人領去了。我這裏再託人向本縣弄出一個硃籤來，到路上將荷花趕回，把與胡家。這個方法何如？」黃球道：「這好的很了。只是事不宜遲，老爹就要去辦。」潘三道：「今日就有硃籤。你叫他將銀子作速取來。」黃球應諾，同王老六去了。潘三叫郝老二：「跟我家去。」

當下兩人來家，賭錢的還不曾散。潘三看看賭完了，送了眾人出去，留下匡超人來道：「二相公，你住在此，我和你說話。」當下留在後面樓上，起了一個婚書稿，叫匡超人寫了，把與郝老二看，叫他明日拿銀子來取。打發郝二去了。喫了晚飯，點起燈來，念著回批，叫匡超人寫了。家裏有的是豆腐乾刻的假印，取來用上。又取出硃筆，叫匡超人寫了一個趕回文書的硃籤。辦畢，拿出酒來對飲，向匡超人道：「像這都是有些想頭的事，也不枉費一番精神。和那些馱纏甚麼？」是夜，留他睡下。次早，兩處都送了銀子來。潘三收進去，隨即拿二十兩銀子遞與匡超人，叫他帶在寓處做盤費。匡超人歡喜接了，遇便人也帶些家去與哥添本錢。書坊各店也有些文章請他選。潘三一切事都帶著他分幾兩銀子，身上漸漸光鮮。果然聽了潘三的話，和那邊的名士來往稀少。

不覺住了將及兩年。一日，潘三走來道：「二相公，好幾日不會，同你往街上喫三杯。」匡超人鎖了樓門，同走上街。纔走得幾步，只見潘家一個小廝尋來了說：「有客在家裏等三爺說話。」潘三道：「二相公，你就同我家去。」當下同他到家，請匡超人在裏間小客座裏坐下。潘三同那人在外邊。潘三道：「李四哥，許久不見，一向在那裏？」李四道：「我一向在學道衙門前。今有一件事，回來商議，怕三爺不在家；而今會著三爺，這事不愁不妥了。」潘三道：「你又甚麼事講鬼話？同你共事，你是『馬蹄刀瓢裏切菜，滴水也不漏』，總不肯放出錢來。」李四道：「這事是有錢的。」潘三道：「你且說是甚麼事。」李四道：「目今宗師按臨紹興了，有個金東崖在部裏做了幾年衙門，掙起幾個錢來，而今想兒子進學。他兒子叫做金躍，卻是一字不通的。考期在即，要尋一個替身。這位學道的關防又嚴，須是想出一個新法子來。這事所以要和三爺商議。」潘三道：「他願出多少銀子？」李四道：「紹興的秀才，足足值一千兩一個。他如今走小路，一半也要他五百兩。只是眼下且難得這一個替考的人。又必定是怎樣裝一個何等樣的人進去？那替考的筆資多少？衙門裏使費共是多少？剩下的你我怎樣一個分法？」潘三道：「通共五百兩銀子，你還想在這裏頭分一個分子，這事就不必講了。你只好在他那邊得些謝禮，這裏你不必想。」李四道：「三爺，就依你說也罷了。到底是怎麼做法？」潘三道：「你總不要管，替考的人也在我，衙門裏打點也在我。你只叫他將五百兩銀子兌出來，封在當舖裏，另外拿三十兩銀子給我做盤費，我總包他一個秀才。若不得進學，五百兩一絲也不動。可妥當麼？」李四道：「這沒的說了。」當下說定，約著日子來封銀子。潘三送了李四出去，回來向匡超人說道：「二相公，這個事用的著你了。」匡超人道：「我方纔聽見的。用著我，只好替考。但是我還是坐在外面做了文章傳遞，還是竟進去替他考？若要進去替他考，我竟沒有這樣的膽子。」潘三道：「不妨。有我哩。我怎肯害你？且等他封了銀子來，我少不得同你往紹興去。」當晚別了回寓。

過了幾日，潘三果然來搬了行李同行。過了錢塘江，一直來到紹興府，在學道門口尋了一個僻靜巷子寓所住下。次日，李四帶

了那童生來會一會。潘三打聽得宗師掛牌考會稽了。三更時分，帶了匡超人，悄悄回到班房門口。拿出一頂高黑帽、一件青布衣服、一條紅搭包來；叫他除了方巾，脫了衣裳，就將這一套行頭穿上。附耳低言，如此如此，不可有誤。把他送在班房，潘三拿著衣帽去了。交過五鼓，學道三炮升堂，超人手執水火棍，跟了一班軍牢夜役，吆喝了進去，排班站在二門口。學道出來點名，點到童生金躍，匡超人遞個眼色與他，那童生是照會定了的，便不歸號，悄悄站在黑影裏。匡超人就褪下幾步，到那童生跟前，躲在人背後，把帽子除下來與童生戴著，衣服也彼此換過來。那童生執了水火棍，站在那裏。匡超人捧卷歸號，做了文章，放到三四牌纔交卷出去，回到下處，神鬼也不知覺。發案時候，這金躍高高進了。

潘三同他回家，拿二百兩銀子以為筆資。潘三道：「二相公，你如今得了這一注橫財，這就不要花費了，做些正經事。」匡超人道：「甚麼正經事？」潘三道：「你現今服也滿了，還不曾娶個親事。我有一個朋友，姓鄭，在撫院大人衙門裏。這鄭老爹是個忠厚不過的人，父子都當衙門。他有第三個女兒，託我替他做個媒。我一向也想著你，年貌也相當。一向因你沒錢，我就不曾認真的替你說。如今只要你情願，我一說就是妥的，你且落得招在他家，一切行財下禮的費用，我還另外幫你些。」匡超人道：「這是三哥極相愛的事，我有甚麼不情願？只是現有這銀子在此，為甚又要你費錢？」潘三道：「你不曉得。你這丈人家淺房窄屋的，招進去，料想也不久；要留些銀子自己尋兩間房子，將來添一個人喫飯，又要生男育女，卻比不得在客邊了。我和你是一個人，再幫你幾兩銀子，分甚麼彼此？你將來發達了，愁為不著我的情也怎的？」匡超人著實感激，潘三果然去和鄭老爹說，取了庚帖未，只問匡超人要了十二兩銀子去換幾件首飾，做四件衣服，過了禮去，擇定十月十五日入贅。

到了那日，潘三備了幾碗菜，請他來喫早飯。喫著，向他說道：「二相公，我是媒人，我今日送你過去。這一席子酒就算你請媒的了。」匡超人聽了也笑。喫過，叫匡超人洗了澡，裏裏外外都換了一身新衣服，頭上新方巾，腳下新靴，潘三又拿出一件新寶藍緞直裰與他穿上。吉時已到，叫兩乘轎子，兩人坐了。轎前一對燈籠，竟來入贅。鄭老爹家住在巡撫衙門傍一個小巷內，一間門面，到底三間。那日新郎到門，那裏把門關了。潘三拿出二百錢來做開門錢，然後開了門。鄭老爹迎了出來，翁婿一見，纔曉得就是那年回去同船之人。這一番結親，真是夙因。當下匡超人拜了丈人，又進去拜了丈母。阿舅都平磕了頭。鄭家設席管待。潘三喫了一會，辭別去了。鄭家把匡超人請進新房，見新娘端端正正，好個相貌，滿心歡喜。合巹成親，不必細說。次早，潘三又送了一席酒來與他謝親。鄭家請了潘三來陪，喫了一日。

荏苒滿月，鄭家屋小，不便居住。潘三替他在書店左近典了四間屋，價銀四十兩；又買了些桌椅傢伙之類，搬了進去。請請鄰居，買兩石米，所存的這項銀子，已是一空。還虧事事都是潘三幫襯，辦的便宜；又還虧書店尋著選了兩部文章，有幾兩選金，又有樣書，賣了些將就度日。到得一年有餘，生了一個女兒，夫妻相得。

一日，正在門首閒站，忽見一個青衣大帽的人一路問來，問到眼前，說道：「這裏可是樂清匡相公家？」匡超人道：「正是，台駕那裏來的？」那人道：「我是給事中李老爺差往浙江，有書帶與匡相公。」匡超人聽見這話，忙請那人進到客位坐下。取書出來看了，纔知就是他老師因被參發審，審的參款都是虛情，依舊復任。未及數月，行取進京，授了給事中。這番寄書來約這門生進京，要照看他。匡超人留來人酒飯，寫了稟啟，說：「蒙老師呼喚，不日整理行裝，即來趨教。」打發去了。隨即接了他哥匡大的書子，說宗師按臨溫州，齊集的牌已到，叫他回來應考。匡超人不敢怠慢，向渾家說了，一面接丈母來做伴。他便收拾行裝，去應歲考。考過，宗師著實稱贊，取在一等第一；又把他題了優行，貢人太學肄業。他歡喜謝了宗師。宗師起馬，送過，依舊回省。和潘三商議，要回樂清鄉裏去掛匾，豎旗杆。到織錦店裏織了三件補服：自己一件，母親一件，妻子一件。製備停當，正在各書店裏約了一個會。每店三兩，各家又另外送了賀禮。

正要擇日回家，那日景蘭江走來候候，就邀在酒店裏喫酒。喫酒中間，匡超人告訴他這些話，景蘭江著實羨了一回。落後講到潘三身上來，景蘭江道：「你不曉得麼？」匡超人道：「甚麼事？我不曉得。」景蘭江道：「潘三昨日拿了，已是下在監裏。」匡超人大驚道：「那有此事！我昨日午間纔會著他，怎麼就拿了？」景蘭江道：「千真萬確的事。不然，我也不知道。我有一個舍親在縣裏當刑房，今早是舍親小生日，我在那裏祝壽，滿座的人都講這話，我所以聽見。竟是撫臺訪牌下來，縣尊刻不敢緩，三更天出差去拿，還恐怕他走了，將前後門都圍起來，登時拿到。縣尊也不曾問甚麼，只把訪的款單攢了下來，把與他看。他看了也沒的辯，只朝上磕了幾個頭，就送到監裏去了。纔走得幾步，到了堂口，縣尊叫差人回來，吩咐寄內號，同大盜在一處。這人此後苦了。你若不信，我同你到舍親家去看看款單。」匡超人道：「這個好極。費先生的心，引我去看一看訪的是些甚麼事。」當下兩人會了帳，出酒店，一直走到刑房家。

那刑房姓蔣，家裏還有些客坐著，見兩人來，請在書房坐下，問其來意。景蘭江說：「這敝友要借縣裏昨晚拿的潘三那人款單看看。」刑房拿出款單來，這單就粘在訪牌上。那訪牌上寫道：

「訪得潘自業（即潘三）本市井奸棍，借藩司衙門隱佔身體，把持官府，包攬詞訟，廣放私債，毒害良民，無所不為。如此惡棍，豈可一刻容留於光天化日之下！為此，牌仰該縣，即將本犯拿獲，嚴審究報，以便按律治罪。毋違。火速！火速！」

那款單上開著十幾款：一、包攬欺隱錢糧若干兩；一、私和人命幾案；一、短截本縣印文及私動硃筆一案；一、假雕印信若干顆；一、拐帶人口幾案；一、重利剝民，威逼平人身死幾案；一、勾串提學衙門，買囑鎗手代考幾案；……不能細述。匡超人不看便罷，看了這款單，不覺聽的一聲，魂從頂門出去了。只因這一番，有分教：師生有情意，再締絲蘿；朋友各分張，難言蘭臭。畢竟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